

寻访

三十多斤铁门钉

郭华

填仓节的第二天,我赶往河北省肃宁县。平原上杨柳刚刚呈现出朦朦胧胧的绿色,麦田里还有星星点点的残雪。沿途村庄为欢度节日悬挂的大红灯笼依然在风中摆动,传递着春节的余韵。

1942年6月8日,在肃宁县雪村发生了一场战斗,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同时牺牲,这是抗战期间冀中根据地最悲壮的战斗之一。为了解雪村战斗的情况,我曾经两次到雪村,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任何烈士遗物。2024年4月,肃宁县在迁移雪村战斗烈士墓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烈士遗物,特别是31号烈士遗骸双手抱在胸前,手中紧握一枚小圆镜,镜内有一张面容清秀的年轻人的照片,引起强烈反响,已经有许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而我一直渴望看看所有的烈士遗物,进一步了解雪村战斗。

烈士遗物摆放在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会议室的案台上,因为这些遗物均为珍贵文物,所以在场的还有县文旅局的负责人。案台的最里头就是那枚装有照片的小镜子,局长说至今仍然不断有人来认亲,但都不能确认,必须等待DNA检测结果。我试探着问:烈士至死仍然抱在胸前的照片,要么是恋人的,要么是母亲的,不可能是

包括姐妹在内的别的人。但是,如果是恋人的,那她的DNA并不能和烈士匹配,所以,即使有了烈士的DNA,可能也不能马上确定女子是谁。局长回答:只要有了烈士的DNA,就可以根据大数据推断出烈士是哪个地区的人,为烈士寻亲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只要能为烈士寻找到亲属,女子的身份就可以确认了。

那位主持烈士遗骸挖掘工作的女同志,为我一件件讲解着遗物。当她拿起一枚铜钱的时候,凝重的神情稍微顿了一下,告诉我:这是从一位烈士的口中发现的。局长补充说:清理出遗骸的头骨时,铜钱仍然被烈士用门牙紧紧地咬着。

我接过那枚铜钱,眼睛湿润了。不知那位受了伤的战士有多痛苦,才至死用力咬住一枚铜钱。

当年被敌人包围在雪村的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机关和23团2营,突围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若干突破口,边走边打。再加上一度失去联系的30团,所以雪村战斗有若干个战场。但是,不论哪一个战场,那一天在雪村一带同日寇交战的只有八路军。这一次挖掘的战场在窝北村,遗骸中有儿童,有妇女,遗物中还有一对妇女的耳钉。除去人的遗骸,还包括一匹马的遗骸。他们属于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的序列

吗,是机关还是后勤?和那些无名的烈士一样,这也是一支至今不知道番号

的队伍。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局长拿起一枚两寸来长、锈迹斑斑的铁钉,告诉我这是门钉。

战场上怎么会有门钉呢?原来战斗结束之后,窝北村的乡亲们并没有把烈士就地掩埋,而是集中起来进行了装殓:他们从家里拆下门板,让烈士的遗体躺在门板上,最后门板不够了,又拿来苇席。80多年过去,苇席和门板都化作了泥土,门板上的铁钉却留在泥土里,简单捡拾了一下,就有30多斤。

要拆多少扇门板,才能有30多斤门钉?我不知道。但是这些铁门钉的分量我掂得出来。

肃宁县当年地处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能够成为模范根据地,离不开英雄的冀中人民。他们尽自己的全力支持抗战,冒险掩护我们的子弟兵。就在雪村战斗的第二天早晨,一位村民发现村东南的杏树地里有一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饥渴难耐,正要采摘尚未成熟的青杏吃。村民赶紧上前制止:青杏吃不得,吃了对你的伤口不好。你稍等一下,我去给你拿吃的。村民回家,拿来干粮和水,战士吃喝过后,找部队去了。40年

后,一位离休老干部来到雪村,讲了当年发生的事,寻找那位给他送饭送水的老乡,结果在村里住了三四天都没有找到。大家猜测或许是那位老乡为了保守秘密,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或许是我们的老乡觉得帮助八路军做点事,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故事在冀中几乎村村都有。

芒种已过,小麦灌浆,春苗起身,杨柳青青,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鬼子的疯狂“扫荡”日甚一日,冀中平原上天天都有枪炮声,百姓们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安宁。本来心情就沉痛,那一天又下起了小雨。初夏的风裹挟着雨,凉飕飕的。窝北村的乡亲们在细心搜寻着战场上烈士的遗体,他们脸上流淌的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乡亲们把烈士遗体抬到一起,一个一个精心地掩埋。那个手握小镜子的烈士,遗骸被清理出来的时候,也许就是那样两只手抱在胸前。要知道,当时烈士的遗体是被乡亲们找到,然后抬到门板上安葬的。如果烈士牺牲的时候就是这个姿势,说明乡亲们在搬动烈士遗体的时候是何等小心翼翼,以求让他保持原来的姿势。如果不是这个姿势,极有可能是乡亲们发现了烈士手里的小镜子,刻意把他的手放在胸前,让他和最爱的人永远贴贴心。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那真诚的痛悼,那发自内心的崇敬,都见证了冀中人民和八路军血浓于水的深情。

那个小镜子非常感人,那枚铜钱非常感人,那一枚枚铁门钉同样感人,它们把冀中人民和子弟兵的感情契合在一起,把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和胜利契合在一起,把信念和大地契合在一起。

走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办公楼,岁月静好,阳光灿烂,我眼前不停地闪现着那裹满锈迹的门钉。

又到暑假,小姑娘自选了她的兴趣班。80后妈妈在办公室敲着键盘,心思却在兴趣班里。瞅准时机,与女儿隔空对话。

母:“交到好朋友了吗?”
女:“我的同桌和我的后桌和他的同桌以及我的后桌的课桌的课桌的课桌的课桌的……根本插不进去。”
母:“正常,他们学校的同学多。”
女:“我跟同学目前说话的次数为0……”

妈妈敏锐捕捉到对话里的“暗流涌动”,截屏发到朋友圈。而我,却被那个“0”所吸引。它像一粒圆润的石子,投进语言的深潭,泛起圈圈涟漪。略有尴尬的社交场景,经它轻轻一点,化作带着网感的幽默,在少女的语气里,流淌出别样的青春气息。

作为一名65后媒体人,有幸与80后、90后每天打成一片。我发现,“0”早已悄然渗透进他们的话语世界。有人调侃“运动细胞是0”,不是沮丧,倒像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俏皮;有人自嘲“厨艺为0”,不是羞愧,只是坦然承认个人生活的短板。“0”,这个曾经在数学课本里安静的符号,如今成了年轻人化解不如意、不完美的社交暗号。

“0”的应用场景,当然不独属于年轻人。前些时,到老家毗邻的县级市采访。小学校长介绍,4个校区1万多名学生,1/4是外地生源,其中多半来自我的家乡。街头走访,当地一位中年女士快语:“我们这里到你那工作的有,投资的也有,但是去读书的,基本为0。”一个“0”字,让我惊讶,它像个巨大的感叹号,撞开我联想的闸门:一路之隔,隔开的仅仅是地理距离吗?教育资源的差异,未来发展的走向,或许都潜伏在那个意味深长的“0”里。

再比如,提到健康,社会学者有个精妙的比喻:健康是“1”,财富、事业、家庭、名誉都是后面的“0”。“0”越多,

人生当然越丰盛,可是如果没有了“1”,一切归零。“0”在这里,是警钟,警示着人们健康的重要性,没有健康,所有的都是零。

说到零和健康的关系,有趣的是,市场上现在流行“0糖”“0卡”“0添加”……“0”,成了新的金字招牌,简洁有力,吸引眼球,直击人心,它承载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里的“0”,正悄悄升级为那个“1”,它在人们生活诉求、心理需求与商业智慧的碰撞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魔力的超级代码。

当“0”不再是“0”,当“0”闯进生活,它便成了“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世相百态:女孩“说话次数为0”的吐槽里,包裹着青春的姿态;年轻人“厨艺为0”的调侃里,洋溢着豁达与智慧;商家的“0系列”,闪烁着商业的敏锐;职场的“零容忍”里,则坚守着原则与底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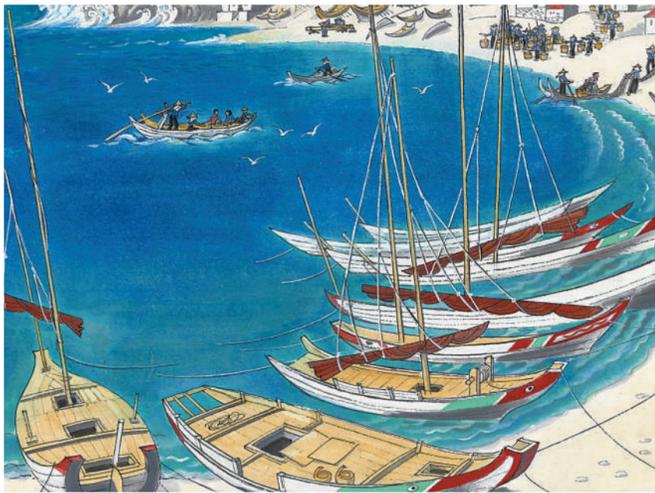
数学课本里的“0”,是数轴上等待出发的站台。它是空口袋,装着“一无所有”的青涩;是起跑线,藏着“向新而行”的期待;是分水岭,守着沉寂的边界,也孕育着跃动的可能。不过,长久以来,人们习惯给“0”贴上灰色的标签,视它为疑难,差错乃至失败。直到它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数学符号蜕变为社交暗号,人们用它表达态度,

消解焦虑,揭示现实……当“0”不再是冰冷的刻度,便成了丈量生活的多维标尺。

“0”,一个简单的数学符号,是烟火人间、广阔生活给了它大于0的“灵感”,赋予它生命的“灵动”,同时唤起大众共情的心有“灵犀”。无论是自我接纳的符号,还是健康生活的提示,或是广告营销的密码,当代生活的“0”,折射出的不仅是语言内涵的演变,更是当代人在生活智慧与多元需求之间的上下求索。

周云龙

『0』大于0



◀ 插画《海湾渔港》,作者周令钊,中国美术馆藏。

等待

周家望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我的空地儿》的小文发表在报纸上,诉说我对屋前空地久拖不种的种种断想。

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后,引来不少朋友给我支招。有的老同学建议我种韭菜,“夜雨剪春韭”,多有诗意!有位女领导建议我种西红柿,因为西红柿是她的最爱,这倒是有点儿“己所欲,施于人”的意思。有位老同事建议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一味空想,只能是“想瓜没瓜,想豆没豆”。还有位爱逗闷子的仁兄,建议我种棵海南黄皮梨,我说是能种“海黄”,干吗不直接种棵“摇钱树”呢?

就在朋友们高谈阔论之际,有人已经不由分说地付诸行动了。一个燥热的中午,克难兄忽然来了电话:“家望,给你们准备了4棵苗,一棵紫薇,一棵金银木,两棵月季。已经装车,两个小时以后见!”

“这么快?!我问。”
“当然,下午就能种好。”
那口气,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余地?你还要余地?你那是必须治愈的拖延症!”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响起。一块浴缸大小的空地,至于这么思前想后,磨磨叽叽吗?“既到此就地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空城计》里诸葛亮,不就是这么批评司马懿的吗?小院里春色满园的梦想,不正是我所期待的吗?怎么梦想即将变成现实的时候,心里反而有点空落落呢?是因为没了“留白”,没了想头儿,还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总之,那4棵新苗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填补我家的一处空白。“花团锦簇”的美好愿景就此在小院扎根,空地上“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将彻底

得到改变。

赤日炎炎,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那是劳动高潮里溅起的浪花!黄土翻身,那是护花春泥的无限渴望!刨土的铁锹不好使,就蹲下身子用手扒。石块、砖头、混凝土渣、尺把长的塑料管、乱如麻的防护网,一一被清理出来。

金银木靠东,两株月季靠西,紫薇居中而近台阶。谋定而后动,挖坑、回填、植树、覆土、保墒、浇水……不多时,原来的空地上,已然青枝绿叶舒展,黄蕊红花似锦屏。小院一方,生机盎然。

欣赏着眼前的劳动成果,妻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你想想,咱都年过50了,有地不种花,还有多少春天可以等待?”

这句话如同棒喝,令我心头一震。是啊,人生有多少美好可以等待?有人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等待:等待着一天天长,等待着恋爱约会,等待着工作入职,等待着筹备婚礼,等待着晋升加薪,等待着孩子高考,等待着孩子成家,等待着退休离职,等待着欢度晚年……在等待中恍恍惚惚过完了一生。结果的到来往往只是瞬间,等待却是漫长的过程。这等待的漫途,可以看作享受,也可以视作煎熬,一切取决于人的心境。

有多少美好可以等待?李太白举杯说得豪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唐代无名氏显得更加爽快:“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无名氏的想法,于我更是心有戚戚焉。空地种上花,方有花堪折取,若仍是一片空地,漫说是花,连枝也没的折呀!

不等了!在无从到有就是这么快!种树的第二天,妻子又跑了趟花卉市场,买回几株紫雪、风铃、蓝姬、玉簪花,错落有致地种上。一时间,“紫薇紫雪情意长,蓝姬妩媚玉簪香。风铃唱绿金银木,月季依偎矮院墙。”尤其是一人来的高月季,开得最盛,一开就是齐刷刷的两朵,令我无比欣喜,按捺不住为它写诗:“何期两朵一齐开,信是前生约定来。小院无尘风不动,暗香疏影上层台。”犹觉不尽兴,又请友人绘成工笔小品,悬于壁上,茶憩自怡。

多好的小院呵,还等什么? 总之,那4棵新苗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填补我家的一处空白。“花团锦簇”的美好愿景就此在小院扎根,空地上“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将彻底



·诗歌征文选登·

我骑着流水的白驹

卢山

此刻,从苍翠中挣脱
我如一颗贪玩的石头
投身江南的松阴溪
午羊堰拦得住吗?
我骑着流水的白驹

几棵古树,迎面打招呼
树梢的几只白鹭扑腾着
正为炊烟和云朵授课

牵着牛的少年走来
不小心闯入了一幅古画

虫鸣起伏,白云千里
在松阴溪,你要弯腰拾捡
阳光下和树荫里
到处都是遗落的诗句
请云朵和月亮搬来书桌
流水昼夜不停,教我写诗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福州在建城2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背负着不同的使命,也具有不同的人文标识。它众多的曾用名,转型或别称中,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凤城”。

“凤城”这一称呼由来,比较主流的看法是“郭璞地形说”:其城形状,如鸾如凤。福州城带“凤”字的山名很多。福州东门就有“凤邱山”,相传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登山览胜,于一山崖巨石上题下“凤丘鹤林”4个大字。福州城带“凤”的路名也有不少。西洪路北侧有一个地名叫“凤凰池”,那里的小区、车站、地铁站、酒楼,路名皆与其相关。

围绕凤凰池有两个巷子,也都带“凤”字,即凤里巷与凤凰池

巷。从凤里巷往里走,就是凤里87号大院。院落十分幽静,柏油小路上下过雨,潮湿的路面落叶三三两两堆积,与庭院满树的绿意相映成趣,叙说着福州的老故事与新时光。

离凤里巷不远,则是凤凰池新村小区所在地。我曾在老洪山科技园工作过,公司的宿舍就在凤凰池新村。每天早上,我从凤凰池新村出来,过凤凰剧院,穿杨桥路,转工业路,沿新西河内渠,过福一路,去洪山路上班。

当时工作很忙,员工们常常加班赶货到很晚,而凤凰池对面的夜市才刚刚掌灯。那里是打工族的购物中心,从凉席、棉被、

凤城福州

朱慧彬

蚊帐到床头灯、手电筒、蚊香片,应有尽有。若是再晚些,便会约上几位友友到夜市吃宵夜,一碗扁肉、一盘拌面,便是最香的美味。如果吃得还不够尽兴,想喝点啤酒,炒几个小菜,那就得拐到西洪路去,那里有更丰富的堂食。遇到节假日便挤进附近的西禅寺赏古榕听梵乐,或者去福州大学逸夫馆看电影,也会猫到凤凰池看有无文艺演出。坐落在鼓楼

乡味乌亮

谭鑫

今年夏天回乡,途经涪陵百胜镇,窗外飘来一股焦糖芝麻香,那一瞬,格外想念灶台上的那碗油醪糟。许是到了饭点,那黑得浓郁、甜得厚重的小吃,竟如墨玉般在我脑中温润生光。

初识油醪糟玄妙,是在堂兄的相亲宴上。堂兄的奶奶颤巍巍捧出青花大碗,乌亮的浓浆里浮着白玉般的荷包蛋,热雾裹挟香气漫溢开来:“贵客进门先吃‘开水’吧,这是老规矩。”堂兄舀了个小碗,递给相亲的女子,伴着黑芝麻与核桃碎在唇齿间的余香,局促气氛渐如春水解冻。这碗浓稠的“开水”,便是涪陵的油醪糟。

高考那年,母亲不知从何处听说油醪糟能“补气血”,每逢周末,家中准会为我备着。搪瓷勺从土陶罐里挖出的油醪糟,如凝结的乌玉,加水煮开,撒一把小汤圆,瞬间,猪油的丰腴簇拥醪糟的微妙,红糖的焦香缠绕核桃的酥醇,香气不请自来。“吃后再看吧。”母亲把粗瓷碗捧上书桌。彼时,窗外的鸟语虫鸣与汤匙碰碗的声响,竟成了我繁忙的高三时光里最安心的夜曲。

终于能目睹这“乌玉”的炼成,是在一个同学的外婆家,就在百胜镇上。糯米在几日后完成浸泡、蒸制、拌曲发酵,形成醪糟坯。最繁复处在铁锅里挑起细舞,整块猪板油熬成澄澈的金汤。待醪糟入锅翻炒作响,10余种辅料次第奔赴这场“舞会”。见老人有些吃力,我接

过铲,翻搅未及半小时,臂膀已酸沉,锅中香气却还在不断叠加——橘饼的鲜亮刺破坚硬的厚重,蜜枣的膏腴裹住枸杞的明艳……

“尝尝?”老人舀起半勺递来。滚烫的糖浆滑入喉头,醪糟的微妙、芝麻的香味随即漫涌舌齿。给陶罐封装时,老人念叨着:涪陵油醪糟,必用猪油炒制,一年四季都可饮用,尤其在夏天,还能消渴解暑。

眼下人们讲究养生,改用茶油替代猪油,全糖换成了半糖,连芝麻都刻意减半,超市更有“低脂低糖版”售卖,或许更有益健康,但终究不是我之所爱。后来我也试着熬制过,总觉得不够有味。回到老街,看白发老者在铁锅前挥汗如雨,铜勺刮过锅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才发现,原来,我留恋的味道必须与时间相搏:糯米发酵要看天时,炒制火候需凭手感,连容器土罐都须呼吸着山城的精气。幸而总有些“固执”的人,愿将信念付之手工,将漂浮的乡味牢牢系在一盏灯、一口锅、一把铲之中。

此刻,老人正将自制的油醪糟舀入一个个小陶罐。我望向墙角的快递盒,她解释说:“多是远处的家乡娃,给月子里的媳妇,或是自家老人念这一口。”堆叠的邮寄单上,目的地天南海北,每一个地址背后,都蛰伏着一段长长的惦念。



区工业路的凤凰剧院,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新世纪以来,剧院改造升级,转型为福建京剧院的重要演出基地,不时上演的京剧、国剧、剧常常迎来满堂喝彩。

路灯并不明亮,我回到凤凰池新村小区时,常常是深夜。夜深人静,正是创作的好时机。收到报刊社发来的汇款单,便喜不自禁地到凤凰池附近的祭酒岭老邮局取稿费。后来才知道,祭酒岭乃古时进出福州的一条必经路。路上曾设有凉亭,让一些赶路的人歇脚。久了,远行的人便在此送别亲友。凤凰池新村在这里看山望水几十年,经历过一次

次福州老街巷的变迁,祭酒岭的老邮局一直在那儿,从未离开过。作为凤凰池得名的重要承载,凤凰池路今天依然存在。在紫荆树密布的凤凰池路漫步,洋紫花香是暖的,路旁草木也是暖的,行人的心也是暖的。这汨汨暖流会传染,会爬上高架桥,抵达福州的文脉地标——东街口与三坊七巷。

一座千年都会,一座东南水都,一座福泽之城。鸾翔凤集,有凤来仪,“凤城”福州,实至名归。

